

街 遇

◎ 陈雪梅



今年清明回老家凯里扫墓。其间,每天晚饭后,总是呼蜜蜂友走路,一是促消化,二是健体。有时在民族体育场内,多数走环城路,有时走大街,有时也走地下商场。

今天和老蜜要买蛋糕,故走大街。我们从友庄路的贵都名门出发,准备绕大十字回来,经过韶山

南路。

凯里韶山南路是全市的商业中心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之一。全市的大部分商店、商场、餐饮、娱乐、地下商场都集于这条街。每到傍晚,玻璃窗里琳琅满目,灯光璀璨,行人川流不息,摩肩擦背,两边的人行道更显逼仄。

我们正在懊悔和讨论,这边的人行道拥挤,以后不能再走这条路。突然,看到在一卖鞋的商店门口,有位老者踏空一步,头部先落地,栽倒在坎上,鲜血从右脑门上往下流。这位老人70左右,微胖没戴帽子,发灰的中山装和黑色棉裤,一双旧的解放鞋,像是周边农村的老汉。

周围人的眼光飘过,仍然熙熙攘攘、往来如常。因为这老者的位置比地面低约40厘米,很多人以为是乞丐,不太理会。

我停下了脚步,立即将老人扶了起来坐在玻璃橱窗的瓷砖上。四月的夜,地上还是很凉。我们从鞋店找了一个纸箱折叠后,为老人垫着隔凉。我将口袋里的餐巾纸,老蜜也跑去最近的商店买了一盒抽纸。我们为老者不停地擦去流淌下来的血迹。老者的血迹顺着肩膀的衣服往下,一直淌到地上……这时有一位中年男子手里拎着一袋鸡蛋糕,俯下身很关心地问老人吃不吃东西?还掏出两个硬塞到老人的手里。

我请这位先生扶着老人,一手用纸按着老人的伤口,一边询问:老人家从哪儿来的?老人说:“我是台江县的人,来凯里找儿子,找了一天也没有找着。写有一个地址也掉了。看这边有灯光,就往这边走,头一昏就跌倒了。”

了解到老者的基本情况,叫老

蜜不要打“120”,赶快呼叫“110”并报告了现场发生的实际情况。凯里的110很及时,不一会一辆警车急速赶到,两位警察把老人扶进车里。老人连连道谢!

现如今,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,老人跌倒也成了生活中的常态。前几年,因为发生南京“彭宇扶老人的错判案”,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,产生一种社会性“扶老恐惧症”的负面影响。遇见老人跌倒时,有的事不关己,一走了之;有的绕道而行,如同躲灾;有的很想帮助,犹豫不决。我相信,有更多的人是会伸手相助的。

之所以是街遇,一是在闹市区,有耳目。二是两人同行,有证人。三是老人头部大流血,是一种紧急情况。四是看老人就不是讹人的那种人。即使有什么风险也是到处有探头可查的。

我认为,老人在家里跌倒,我们看不见,摸不着也就管不着。但在公共场所摔跤,必须第一时间伸手相助相救。就如我在街遇的老人,如果我们不及时呼救,他就有可能流血过多而存在生命危险。

如果我们在救人前,还要东想想、西想想,蹉手蹉脚,总在私心杂念中却步、逃避,那不是显得太自私、狭隘吗?

我比较相信人在做、天在看,好人终有好报。当好人得从自己做起,这样的社会风气才会蔚然成风。

每一棵草都会开花

◎ 程中学

夏季之美,美在绿的世界,是草的原野,是所有生命的国度。清晨,只要人一睁眼望向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,人眸的绿,无处不在。这些绿,顶着晶莹的露珠,散发出清冽的清香,让人的心里也立马生意盎然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记得有位作家说过:“每一棵草都会开花”。在我看来,小草确实是这个世界上不朽的存在。

一草一世界,虽然,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微小,在大自然中却不可缺少。漫步在乡间小道上,各种不知名的小草从道路两边一路欢快生长,有的竟然从石缝中探出身来,由最初的弯弯曲曲、颤颤巍巍甚至小心翼翼到勇敢坚韧,一定是经历了初生的喜悦与风欺雨虐的摧残。不管怎样,它都昂着小脑袋,固执地在阳光下挺直了小小的脊梁,向阳生长,倔强又可爱,乐观且大方。当所有的小草结合在一起,又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。看那些匍匐在山脚下乱石中的草们,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狭小的空间肆意生长。它们一片片地铺展开来,向山间,向原野,碧绿的毛毯似的,天然纯粹,一直铺到人的心里,让人的心灵也丰盈起来,顿生喜爱。这些草,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,再看一眼,为这强大的生命力,竟然心生感动。很明显,不管是烈日还是暴风雨,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逆境,哪怕遭受各种人为的打压,也阻挡不了它们向上、向前的决心,让人真切体会到生命的强大无畏,微小却不凡的内涵与存在。

曾经,我在冰冷坚硬的城市,一趟趟去各个公园寻找小草的足迹,看惯了一成不变的树木,被精心修剪的各种花卉,反而对小草心生向往。只要有土壤的地方,绝对有它们弱小的身影。地砖缝里、废弃的城墙上,甚至在水泥的裂缝里,只要有一线生机,它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。哪怕任人践踏,也要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开放一次。

我多想活成小草的模样,懂得随遇而安,随机应变。风来时适时弯腰,致以生活的敬意;雨打时仍面带微笑,坦然面对,守得云开见月明,见证风雨之后的彩虹更加绚丽。即使被赞美了,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本分贪享那点虚荣,仍要保持低调。

但我绝不会做墙头草,摇摆是我对生活的姿态,不是生命的根基。人若如草,谦卑的性格,淡定从容的态度,坚守平淡但绝不平凡,向生活低头的一瞬间是自我保护,是为了看清脚下的路。不甘于寂寞,在孤单中享受孤独之美,幸福自己经营,风景自己创造。哪怕最终枯萎老去,也不会自怨自艾。只因这个世界我曾来过,见证过一切繁荣经受过风雨,也曾绿过江南水岸,让生命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。

像小草一样活着,注定会成为鲜花的陪衬。此时,不必嫉妒花朵的艳丽和芳香,更不羡慕它们的华贵,还有人们的掌声和赞美。我就是我,不一样的烟火,不管何时何地永不放弃自我成长,更不求别人的怜悯,只愿在没有掌声的世界里放飞自我,坚定地活着。

人若如草,必定没有树的伟岸,也不要紧。我愿心甘情愿愿依偎在树的身旁,欣赏树的绿在蓝天白云间自成风景,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匍匐在大地上,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意,自己的生活,自己决定!

就这样,我愿意以一棵小草的姿态缤纷这个世界。



数数你拥有的

◎ 耿艳菊

天气反常,清晨已十分闷热了。挤公交车上班的人多,车厢里站满了人,沉闷又躁动。不少人绷着脸,情绪的一端似乎绑了个火药包,不能碰,随时都有点着的危险。

车到一站,一个年轻男子挤了上来。一上来他就喋喋不休地抱怨:“太热了,太热了,人还这么多,车上怎能不开空调呢?”

他站在车中门处,正好在售票员的旁边。售票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子,我坐过这辆车好多回了,知道她是心直口快的人。只见她一脸无奈的表情,并力压制自己的情绪,最后还是爆发了。

——“小伙子,你能挤上来就不错啦,这要在前几年,地铁、共享单车不太普及的时候,挤公交上班的人那才多呢,路两边都站满了人。现在刚入夏,就嚷嚷着热了,还没到三伏天呢?三伏天怎么过?没有空调,工作生活照样将继续。我家那位是司机,一天坐下来,身上都起了一层痱子。最难受的还不是这呢,夏天渴啊,喝点水,就发愁上厕所。车跑一圈,到总站,我们哗一下跑过去,见到厕所比亲娘都亲呢。”

她的这一串话,快而响亮,不容打断,连珠炮似的噼里啪啦响在那个年轻男子的耳边,当然也响在车上每个人的耳边。年轻男子不抱怨了,脸有点红,讪讪地笑。车上的气氛不同了,先是从紧张沉闷的躁动变得很静很静,后来听到“比亲娘都亲”时,不知谁笑了,然后很多人都跟着笑起来。车里面依旧热,依旧挤,却轻松了,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人扔掉了心上的大包袱。

胖胖的售票员本来表情很严肃,见大家笑了,她也哈哈笑起来。然后,她拿起水杯,喝了一口,似是有意又好像是无意,为她的那一串演说作了一句虽无奇却至真至深的总结:知足吧,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!

真的,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事,你不知道你的幸福,你也不会去审视自己的拥有,所以才会抱怨,才会沉闷,才会活得不快乐。知足常乐,说俗套的词语,可是有多少人做到了知足?

那天胡同里遇到一个拄着双拐行走的女子,瘦瘦的她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,双拐艰难地抬起,又重重地落下,石板咚咚响,她才费劲地挪出一小步。那么沉闷燥热的天气,她那般艰难地行走,很是令人心酸。

当路过一截矮墙时,她忽然停了下来,欣喜地从兜里拿出手机,对着矮墙拍照。我这才看清,矮墙根下有一株植物在静静地生长。几片绿绿的叶子,细细的茎,却有两朵粉紫的小花笑眯眯地开着。

那一刻,我的心软软的,柔柔的,溢满感动。细细打量正在拍照的她,卡其色的棉长裙,白色短袖,黑黑的发丝轻挽着,又柔和又静美。

她一回头,见我在看她,并不讶异和羞涩,而是大大方方递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,黑黑的眼眸又大又明亮。

这让我赫然想起清晨公交车上的事,“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”,与这个拄着双拐灿然而笑记录下美好的女子相比,我们这些能自由行走,还愁眉苦脸的人是多么惭愧!

亦舒在《数乐趣》中写道:我不数我缺乏的东西。我专门享受我已经拥有的东西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霸占全世界,讨得一切便宜。我没有打算这样,我只担心我不懂享受现在所有的福气,浪费了它们。

别抓着自己缺乏的东西不放,数数你拥有的,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了。

此牡丹园,不大,藏在公园的角落。不常到这边逛弯的人,觉察不到这个园子的存在。

早几日就见这里的牡丹做了骨,硕大的花苞挑在枝头,包裹花苞的细叶,有些已微微张开,有些紧贴在花骨朵上,叶子表面氤氲着浅红。

连着几日的细雨,让我缺席了公园的晨练。待雨过天晴,我再赴牡丹园,这里已是一片花的海洋。“绝代只西子,众芳惟牡丹。”国色天香的牡丹,一枝枝,一团团,一簇簇,如热情奔放却不招摇的大家闺秀,又如深沉内敛却不含蓄的小家碧玉,她们繁华而又热烈地开着。满园的牡丹,满眼的粉,满眼的红,满眼的白,满眼的暗紫。那些绿叶甘心将自己淹没在牡丹花的海洋里,偶露绿意。

竹子做的篱笆外,站满了赏花的人。人们毫不吝啬自己相机的快门,从各个角度记录牡丹的雍容华贵。一个民工模样的老汉,拿着破旧的手机,站在人们身后,他挤不上去。

人们走了一拨又来一拨,篱笆外,赏花的人络绎不绝。老汉几次挪步上前,却又被人群挤了回来。他有些心急,怕是工地上班的时间要到了吧。他终于挤到了篱笆旁,他拿着他的手机,让身旁的大姐帮他拍几张他与牡丹花的合影。

他蹲在竹篱旁,一枝探出头的牡丹花就在他的面前。人群叽叽喳喳,多是不屑的话语。大姐弯下腰,仔细帮老汉拍照,老汉凑近牡丹,摆了好几个姿势。人群开始哄笑了。笑他这么大岁数了,还喜欢拈花惹草;笑他一个工地的打工人,却有闲情在这里踏春赏花。

老汉谢了那位大姐。诺诺地说:家里老母亲九十多岁了,一辈子住在乡下,一辈子没见过



本色做人

◎ 张达明



关于语言与做人的关系,汪曾祺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:“有人说我的语言很怪,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,放在一起,就有点味道。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,每句话都是警句,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。语言像树,枝干树叶,汁液流转,一枝动,百枝摇。就像做人一样,还是本色的好。”

有一年,东北一所大学聘请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,他愉快地答应了。在举行的聘请仪式上,也许考虑到汪先生是大家,一位发言人特意使用了许多文绉绉的话语,几句听下来,汪曾祺就有点受不住了,便边听边将那些文绉绉的话“翻译”成了平常口语,像一个语文老师当场改错。当发言人刚说完这句:“今天丽日高照,惠风和畅”,汪曾祺立即高声说:“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”;当发言人说道:“在场莘莘学子,一代俊彦”,汪曾祺又立即回应:“请改成在场学生们就挺好”;发言人又接着说:“汪曾祺先生是人人尊敬的小说家”,汪曾祺马上接茬道:“还是改成汪曾祺是个小有名气的写作者就可以”……几番改错下来,让与会者像是在听一个很幽默的相声段子,现场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。那位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,也跟着乐了起来,并以自嘲的语气感谢汪曾祺,说:“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。”

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《乡愁》,曾让无数人泪湿衣襟,也因此常受邀来大陆很多地方朗诵。一次,余光中刚刚朗诵完《乡愁》,当地一位诗人就给他出了道难题:“请问余先生,您的《乡愁》中是否也包括我们这个地方?”那位诗人话音刚落,就见余光中微微一笑,很优雅地回答道:“我的故乡,不是这儿,也不是那儿,而是中华文化。”他滴水不漏的本色回答,立即引来听众掌声如潮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余秋雨先生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期间,曾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,《英汉大辞典》主编、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。很多教授看到他后就纷纷围了上去,其中好几名教授对他说话时都使用了英语。但陆教授却从头至尾都没说过一个英语词。事后余秋雨问及缘由,陆谷孙说:“这次聚会,本身就是人文学科领域学者在一起的普通交流,无论从内容还是到人员,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,我也当然没有理由在这样的场合表演英语了,还是本色一点的好。”

如余秋雨先生所说: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。请记住,真正拥有文化的人绝不会刻意去扮演,而在把人做得本色——本色给人灵魂以安妥。

喝下午茶的外婆

◎ 一荷一

“不管东风留且去,芳心常得四时春。”

院里的月季就要开了,今年满院种了不少月季,有红色达·芬奇、蓝色风暴、索菲罗莎、摩纳哥公爵……

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去和月季问声“早安”。也会给月季浇水,有时也会用手亲抚它的叶片,更是与月季深情相望,心与心的交流。月季是懂我的,没有辜负我,朵朵长势喜人。虽是一年生,但就要开花了。

人间草木,最抚慰人心。

尤其是在雨天,坐在檐下,看雨滴拍打在月季的叶面上,月季轻轻摇曳,如芭蕾舞者,摇曳生姿,顾盼生辉。

外婆最喜欢月季,也是因她,我爱上了月季。

初见外婆是在上大学,因那个年代,交通不发达,我们隔山隔海,母亲的探亲假是四年一次,每次回去都会带着妹妹。

外婆是大家闺秀,家中独女,生养了七个儿女。母亲是长女,也是她的骄傲。七个儿女中唯有母亲继承了外公,做了一名教师,而我也有幸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在我眼中外婆是美人,个子很高,皮肤白皙,“干净”是我对外婆最深的记忆。虽生活在农村,但外婆很干净。江南的烟雨也使使外婆的性格温柔、贤良。外婆很会生活,亦很懂生活。

八十年代初,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生活还不是那么丰富。由于交通的不便利,在农村吃的东西还是较少。但外婆却很会打理生活,尤其很会腌制雪菜。用外婆的雪菜下的面,至今无人能比。记得有一次回故乡。

那时外公外婆年龄大了,和二舅住在一起,但外婆有时还是会自己做饭。中午外婆做了我喜欢吃的西施豆腐、三鲜、梅菜扣肉……吃得满嘴留香。

下午三四点,外婆独自一人又在厨房忙碌起来。我想外婆在做什么?刚吃完饭也没多久,走进一看,外婆在煎粽子。这个粽子是外婆自己包的,一个粽子



足有半公斤重,这也是我见过最大的粽子。包粽子的糯米是外公自己种植的,产量低,专门用来包粽子,做年糕用的。

外婆将粽子切成两指厚,用小火煎的两面焦黄,盛在花色小碟,撒上少许白糖,端给我吃,说是“午茶”。

江南的四月,风轻雨柔。房屋攀着绿植,垂于窗下。我和外婆倚窗对坐,安静地享受着下午茶时光。不经意间望向窗外,楼下一簇月季,开的甚欢,火红的花瓣端庄,典丽。外婆说是向邻居索要的,看着红色的花朵,日子再苦,心是暖的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交通也十分便利,回去看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多。外婆虽没有文化,但和外婆在一起,你能感受到她带给你的温暖、柔和。

每到下午三四点,外婆都会变着花样给你准备下午茶。她不是在家自己做点什么,就是带着我去村里的市场,点上一份我爱吃的雪菜炒年糕,但会嘱咐厨师加点白砂糖,这样会更鲜美些。

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应有诗和远方。”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。外婆不知道,也不清楚有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,也只是知道把平常的日子,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罢了。

记得台湾一位名作家,在一本书中记载:她每晚回家第一件事,就是将家中的蕾丝窗帘放下,打开所有房间的,泛着橘黄色的暖灯,并放着轻音乐开始给孩子们做晚餐。她这么做,是为了让孩子们一回到家,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外婆的下午茶,暖了我一生。

牡丹花开,让爱回家

◎ 纪方亮

洋里,偶露绿意。

竹子做的篱笆外,站满了赏花的人。人们毫不吝啬自己相机的快门,从各个角度记录牡丹的雍容华贵。一个民工模样的老汉,拿着破旧的手机,站在人们身后,他挤不上去。

人们走了一拨又来一拨,篱笆外,赏花的人络绎不绝。老汉几次挪步上前,却又被人群挤了回来。他有些心急,怕是工地上班的时间要到了吧。他终于挤到了篱笆旁,他拿着他的手机,让身旁的大姐帮他拍几张他与牡丹花的合影。

他蹲在竹篱旁,一枝探出头的牡丹花就在他的面前。人群叽叽喳喳,多是不屑的话语。大姐弯下腰,仔细帮老汉拍照,老汉凑近牡丹,摆了好几个姿势。人群开始哄笑了。笑他这么大岁数了,还喜欢拈花惹草;笑他一个工地的打工人,却有闲情在这里踏春赏花。

老汉谢了那位大姐。诺诺地说:家里老母亲九十多岁了,一辈子住在乡下,一辈子没见过

牡丹花。母亲喜欢花,他只要看到盛开的花,都要拍下来给母亲看。他在这座城市打工供儿子上大学,好几年没回家了。拍几张与牡丹花的照片,寄回家给老母亲,让老母亲看看牡丹花,看看他,报个平安。他声音很轻,但周围的人们分明都听到了。人们都凑了声,再去看那老汉,都觉得老汉勤劳、善良、孝顺。牡丹如人,浓情、吉祥、圆满,对美好总是期盼。

一位脖子上挂着拍立得相机的大哥走过来,找好角度,为老汉拍了一张立刻到手的照片。大哥把相片郑重地交给老汉,说:大叔,你把这张相片寄回家吧,让老奶奶看看牡丹花,看看花开富贵中的你。照片上,老汉自信地微笑着,他的身后,盛开的满园的牡丹花。

踏青赏花季,携父母同行,画面一定会很温馨,但未必要所有人都能如愿,很多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。牡丹虽然华贵,却应天下人共欣赏,不是吗?